

*Culturism and
Ideological Fantasy:
A Probe into
Matthew Arnold's Cultural Criticism*

文化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象

—— 马修·阿诺德诗评和文化批评

张 宁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Culturism and
Ideological Fantasy:
A Probe into
Matthew Arnold's Cultural Criticism*

文化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象

—— 马修·阿诺德诗评和文化批评

张 宁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象:马修·阿诺德诗评和文化批评/张宁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307-12494-3

I. 文… II. 张… III. 阿诺德, M. 1822 ~ 1888—诗歌评论
IV. I561.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888 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4.25 字数:197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494-3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画像

编者的话

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人眼中是英国国力强盛的时代，是科学昌明、文化勃兴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怀疑的时代。在对现代性工程进行反思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中，马修·阿诺德无疑是一个独特的人物。

他是一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他追求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自制的精神，以纯正而有度的情感、清晰明澈的命意、细致而有深度的语言等古典趣味抗衡时代浪漫的诗风。他倡导广义的诗歌批评，倡导诗歌承担起培养公众智慧、纯洁民族精神、提高社会格调的文化使命。

他的社会政治批评和他的文学批评观念一脉相承。在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精神枢纽的宗教日渐式微的背景下，阿诺德一方面希望诗歌担当起宗教的重任，“希腊化”毫无品位的中产阶级“菲利士人”；另一方面，他又为时代宗教危机寻求出路。他认为，宗教必须还原到它的原初教义上去，真义只有从修辞、隐喻的角度才能真正得到领悟。宗教理应和现代科学一道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阿诺德不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对市场万能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表示怀疑。他要人们警惕弥漫至一切社会机制的无所不在的市场逻辑。他就现代精神和现代生活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提出了现代生活应具备的三个领域：对工业、贸易和财富的追求，对理性、思维的热爱和对美的事物的热爱。他看到了社会民主化，政治权力从老派贵族向社会中下层转移的趋势，看到了工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



级成为事实上的主导阶级。正是在这个阶级身上，阿诺德集中了批判的火力，他把中产阶级菲利士文明称为“机械文明”，在这里，“机械”的意思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在财富日益增加的时候，人们对积累财富的目的却失去了判断，进步就被等同于机器，等同于金钱；另一方面，人们将宗教信仰、政治自由等本身视为目的，他们的自由像机器一般僵化而具有排他性。

阿诺德对文化的强调自不待言。他将文化定义为“对世上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的学习与传播”。文化在阿诺德眼中，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和人的思维运用。文化将“科学的热情”和“行动的热情”相结合，让人们与追逐金钱的信条、与党派立场、与一切成见暂时拉开距离。

阿诺德的国家观与他的文化观紧密联系着。文化的进步不仅要依靠诗人和知识分子，还需要一个代表着集体理性和智慧而行动的大写的国家。

阿诺德其实并不清楚他理想中的国家将会以何种方式来超越个人和阶级，来拥抱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他也未能说明，国度的“最佳自我”将会如何在大写的国家中得到表达。阿诺德的国家观念是一种理想。大众理性缺失而国家充当理性守护神的观点很容易让人怀疑他的威权甚至集权倾向。其实，他的生命和写作的主旨在于拥抱文化。他坚持时代精神，希望有一个大写的国家，来克服无政府状态，让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性格充分实现，让她的“最佳自我”得以表达，让她实现“智性救赎”，走向现代化之路。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导论 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思想研究综述
023	第一章 马修·阿诺德批评思想的源头
023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和文化语境
030	第二节 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枢机主教 约翰·亨利·纽曼
031	2.1 托马斯·阿诺德
036	2.2 约翰·亨利·纽曼
045	第二章 克制的诗情与克制的人性
047	第一节 心灵与自身的对话
055	第二节 1853 年诗集与新古典主义转向
063	第三节 新古典主义诗学主张
068	第四节 《多佛海滩》
072	第五节 “诗歌是一种生活的批评”
080	第三章 文化批评与英国的救赎
081	第一节 现代英国呼唤“智性救赎”

001

目

录





087	第二节 文化与希腊主义
098	第三节 阿诺德文化观的意识形态神话
106	第四章 阿诺德论宗教与科学
108	第一节 19 世纪英国的信仰与神学危机
111	第二节 新教正统派的回应与调整
113	第三节 阿诺德的宗教思想
120	第四节 阿诺德的科学文化观：以赫胥黎为参照
120	4.1 阿-赫之争
121	4.2 赫胥黎的“科学主义”与阿诺德的“希腊精神”
124	4.3 阿诺德的国教正统观念和赫胥黎的无神论
126	4.4 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文化教育共识
132	第五章 阿诺德的思想遗产影响
132	第一节 文化主义
139	第二节 经验主义批评方法与“试金石”理论
142	第三节 英语研究的兴起

149	结 语
156	附录一 诗歌题材的选择
169	附录二 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功用
193	附录三 文学与科学
211	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导论 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思想研究综述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和批评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独特的人物。

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从他牛津求学的岁月开始，他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都奉献给了诗歌。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他留给我们四部诗集：《迷途的狂欢者》（*The Strayed Reveller and Other Poems*，1849）《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n Etna and Other Poems*，1852）《诗歌二集》（*Poems: A New Edition*，1853）和《新诗集》（*New Poems*，1867），其中，《多佛海滩》《被遗弃的雄人鱼》《拉格比小教堂》等词句隽永、脍炙人口，是各种版本的维多利亚时期英语诗歌选集的必选之作。他本人也迅速跻身于维多利亚时期英语诗坛主将行列。

他倡导广义的诗歌批评——“诗歌是人生的批评”，倡导诗歌承担起文化的使命。在他的心目中，诗歌应该与纽曼（John Henry Newman）理想中的大学一道，“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民族的趣味，为民众的喜好提供真正的原则，为民众所希望的提出确切的目标”。^①

他又是现代英国文学意识形态传统的开拓者。他的社会政治批评与他的文学理念一脉相承，文章优雅而不乏机趣，字里行间充斥

^① Newman, J.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M].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本文作者译。



着“挽狂澜于既倒”般的自信与救赎意识。在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精神枢纽的宗教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阿诺德希望诗歌和文学担当起宗教的重任，希望借此“‘希腊化’或者教化毫无品位和修养的中产阶级——他们已经无法用足够的丰富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他们的政治经济权。这可以通过将贵族传统做派中的某些东西灌输给他们而办到”。^① 在伊格尔顿看来，阿诺德企图超越英国阶级分野，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灌输民族文化精神以形成英国民族的神话话语。

在文学教学与传播方面，阿诺德摒弃了牛津大学诗歌讲座用拉丁文讲授的传统。他是牛津大学历史上诗歌讲座教授中第一位用英语发表诗学演说的学者。如果说，20 世纪剑桥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因宣扬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而牢固地树立起了英国文学大学学科的地位的话，深受利维斯敬仰的阿诺德则是英国文学学科建制化的奠基人。

阿诺德是一个善于推出流行话语的人。正如他在散文《斯宾诺莎与〈圣经〉》中所宣称的那样：“一位优秀的哲人为人类思想所做的，是提出一些新的和有冲击力的思想和词句，并用它们来激发他们乃至他们身后的人们思想和想象力。”阿诺德本人于彼时彼地推出的概念如“文化”、“批判精神”，他对英国社会作的“野蛮人、菲利士人和群氓”三阶级划分，他将上帝说成是“永恒（而非我们自我）的朝向善的在场”，就是这样一些含义深厚、激发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并持续激发着我们去思考的词句。

阿诺德的影响不限于英伦三岛。他的理论“旅行”到北美，引发了一场新英格兰地区的新人文主义运动，继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中国留美学人介绍，而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熟知。

可以说，阿诺德是一个从 20 世纪至今一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并获得人们尊重的人文学者。

^①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马修·阿诺德于1888年圣诞前夜出生于泰晤士河边的拉勒翰镇(Laleham-on-Thames)。这是一个坐落在伦敦以西不到20英里的田园小镇。马修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在镇上办了一所学校,1828年,托马斯·阿诺德被指派为贵族高中拉格比公学校长。于是,马修·阿诺德在故乡小镇生活了6年,就随全家搬到了拉格比公学所在地、英国中部的沃威克郡(Warwickshire)。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的托马斯·阿诺德对传统的贵族公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学生的品行要求十分严格,目的在于养成有基督教教养的绅士。他扩大传统的古典课程,引进了数学和现代语言学课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和宗教学老师,还是一位能和学生打成片的运动健将。然而,小马修却不是一个让父亲满意和省心的孩子,1830年,小马修被送回拉勒翰老家,两年后才获准回到拉格比,在父亲身边接受私人教师的辅导。1837年,马修·阿诺德进入温彻斯特公学学习,一年后转入拉格比公学。进入拉格比公学的马修·阿诺德仍然不算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过,在文学领域他显示出极强的天分。1840年,马修·阿诺德以一首《罗马的阿拉里克》(Alaric at Rome)获得拉格比公学诗歌大奖,那一年他18岁。

阿诺德一家与英国湖畔诗人素有往来。1831年夏天,托马斯·阿诺德博士携全家去苏格兰度假。在北部湖区旅游时,阿诺德一家结识了桂冠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浪漫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当年圣诞节和第二年夏天,阿诺德一家再次探访湖区。他们深深地为那里的湖光山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为诗人华兹华斯的风采而倾倒,他们干脆就在温德米尔湖畔(Windermere)的安波塞德(Ambleside)、距华兹华斯寓所几步之遥的福克斯豪(Fox How)购置一处小屋作为度假别墅。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中大量的风景描写都带有安波塞德的影子。

阿诺德诗歌中的景色描写还有一部分取自牛津大学。1840年,阿诺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作为一名牛津新生,他对学业仍然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钓鱼、裸泳、恶作剧,有时甚至逃避教堂礼拜。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阿诺德获得了1840年年度的牛津贝利



奥尔公开奖学金 (Open Balliol Scholarship), 这也足以证明其古典学问功力深厚。1842 年, 马修·阿诺德的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辞世。父亲的猝然病逝给他以刻骨的打击。直到 20 年后, 马修·阿诺德写下了《拉格比小教堂》(*Rugby Chapel*) 来缅怀父亲, 从诗中可知他当年内心的苦痛和无助感。

阿诺德在牛津求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1844 年, 阿诺德因考试成绩不太理想, 以二等荣誉生资格毕业。不过, 在 1845 年, 他获得了牛津奥利尔学院的“住院士资格” (Fellowship at Oriel College), 即获得特别校友奖学金, 随后, 他又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在这两年中, 他广泛涉猎古典哲学、德国哲学、德国和法国文学等, 并多次游历欧洲大陆。1846 年, 他结束了牛津研究生涯, 到拉格比公学当了一名助理教师 (assistant master)。对阿诺德而言, 在拉格比做助教只是个临时性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仅仅待了一个学期, 阿诺德经人推荐到伦敦做了兰斯顿勋爵的私人秘书。

正是在兰斯顿勋爵身边做秘书的时光里, 马修·阿诺德创作了其一生中大部分、也是最好的诗歌。他的最早的两部诗集, 《迷途的狂欢者》和《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培多克勒》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 时间分别是 1849 年和 1852 年。阿诺德曾在致好友克劳夫 (Arthur Clough) 的信中提到过自己心中关于这些诗歌创作的构思, 其中一再提及的主题是他对 19 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思考。在 1849 年 9 月致克劳夫的信中, 阿诺德写道: “这是糟糕透顶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在与人为敌——知识所要达到的高度、奢靡之风的盛行、肉体的衰微、大自然的消失、不可避免地 & 芸芸众生的接触、报纸、城市、行为不检点的朋友、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般的道德狂徒、我们的自我、让人难受的对困境的意识……”, 对阿诺德而言, “这种奇怪的现代病” 导致人的孤独和无助。人们失去了方向感, 丧失了人生目标^①。而传统的思想权威, 如上层阶级和国教教会, 其权威根基已遭到动摇。英国人没有什么可以相信, 没有

① Trilling, L. *Matthew Arnold* [M]. New York: Harcourt, 1954.



什么可以皈依，也没有什么来支撑他们。相反，正如他在《写于雄伟的大查尔特勒修道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 Chartreuse*）中的诗句所言：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死 / 另一个尚无力降生。

现代人的孤独感是阿诺德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1848年，阿诺德在苏格兰湖区福克斯豪结识了一名叫玛丽·克劳德（Mary Claude）的女子，并心生爱慕之意。虽然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但阿诺德为她（诗中化名为玛格丽特）写下了一组爱情诗。在“致玛格丽特——续诗”（*To Marguerite—Continued*）中，他写道，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孤独的个体，茫茫大海中，个人就像一个个“孤单的小岛”，这些“有死的芸芸众生孤独地活着”。在过去的岁月，人类还有社群感，所有的人一度是“一块大陆的一部分”，而今，他们“被深不可测的、又苦又咸的海水”隔绝开来，即使爱情也没有力量把他们联结起来。

与孤独感、异化感相伴的是人在时光面前的渺小感和对死神的恐惧感。在《多佛海滩》里，他写到了爱琴海岸的波涛，与千万年永不失约的潮涨潮落相比，人只有“永恒的悲伤”。对死亡的思考伴随了诗人一生，甚至20年后，在《学者-吉卜赛》（*Scholar-Gipsy*）一诗中，他羡慕长生的、在牛津附近的小山中逡巡的“学者-吉卜赛”，“没有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不曾疲惫”、“不曾怀疑”。在致克劳夫的一封信中，阿诺德喟叹道：“时光飞逝、生命飞逝。一个人的一生，迟疑一会儿，闲混一会儿，虚度一会儿——就完完了”。^①

阿诺德这一时期的诗作看上去与时代生活相去甚远。当时有些读者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弗雷泽》杂志上评论道：“诗歌作者……如果不能吟唱当今的时代，并转化成欢快的乐曲；如果不能描绘过去的时代，并为当今的时代提炼出永恒的经验，那么，作者根本就无权作诗。他应该读书、思考、去写写散文，直到

① Trilling, L. *Matthew Arnold* [M]. New York: Harcourt, 1954.



他把握了 19 世纪的秘密”^①。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他的诗作表达了对时代的不满，但却缺乏医治时代病的良方。

1851 年，由兰斯顿勋爵举荐，阿诺德获得英国皇家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 35 年直到退休。这个岗位要求他巡视英国各地中小学，也给了他前往欧洲大陆进行教育考察的机会。正如他的传记作家霍南（Honan P.）所说的那样：“阿诺德的工作使他正面了解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生活。要不是这种工作，阿诺德可能对那些方面一无所知，由此增进了他作为社会评论家的信度。他的社会批评之所以获得人们的尊重，是因为他广泛接触英国乃至欧洲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中产阶级。”^② 作为皇家督学，他要同官僚制度打交道，要写无数的调查报告。其中公开发表并较有影响的包括完成于第一次欧陆教育考察之后的《法国的大众教育，以及荷兰和瑞士的情况报告》（*The Popular Education of France, with Notices of That of Holland and Switzerland*, 1861），完成于第二次欧陆教育考察之后的《欧陆的学校和大学》（*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1868），完成于第三次欧陆教育考察之后的《教育部：与德国、瑞士、法国的小学教育相关的特别报告》（*Education Department: Special Report on Certain Points Connected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rance*, 1886）。这些报告既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一向关注的问题的自然延伸。他致力于教育的改善与他倡导的人的完善是契合一致的。不过，也有论者指出，若论及他对英国教育所作的贡献和影响，这些考察、巡视、报告尚在其次，远不及他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所作的文化与社会批评。

1853 年，阿诺德第一次署名出版诗集。这部诗集收录了一些前面两部诗集中的作品以及一些新近创作的诗歌。引人注目的是，

① Trilling, L. *Matthew Arnold* [M]. New York: Harcourt, 1954.

② Honan, P. *Matthew Arnold: A Lif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阿诺德为这部诗集作的前言（以下简称“1853 前言”），表达了阿诺德的诗学观点。这是阿诺德首次系统地推出自己的诗歌理论，如关于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的文明教化的功用等。

1857 年，阿诺德被遴选为牛津大学诗歌讲座教授，任期 5 年。在 1857 年 11 月 14 日的就职典礼上，阿诺德作了题为《文学中的现代因素》（*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Literature*）的演说，再次提到古典文学在当代的价值。他认为，诗歌是“最高等的文学”，通过比较可知，古典的希腊诗歌是“最高等的诗歌”，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伟大时代里最充分发展的人性”。因而，古典文学能为现代人提供“智性救赎”。在后来任期中的诗歌讲座中，阿诺德作了《论翻译荷马》（*On Translating Homer*）《论凯尔特文学》（*On Celtic Literature*）等演说，涉及对古典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论述。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阿诺德的诗歌创作数量趋少，但文学评论和社会批评方面的文章呈井喷之势。1865 年，阿诺德的第一部批评文集《批评一集》（*Essays in Criticism*）面世，收录了他于 1863 年至 1864 年两年间所作的散文、演讲和书评。《批评一集》中收录的文章包括：《莫里斯·德·古林》（*Maurice de Guérin*）《尤金·德·古林》（*Eugenie de Guérin*）《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斯宾诺莎与〈圣经〉》（*Spinoza and the Bible*）《茹贝尔》（*Joubert*）《异教徒与中世纪宗教情感》（*Pagan and Medieval Religious Sentiment*）《科学院的文学影响力》（*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cademies*）《论批评在当代时代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等。这些文章看似内容五花八门，但实际上有一个中心点，即基本上是关于法国作家或由法国文学引发的，以法国文化为参照，批判英国人的岛国狭隘心理和自满自得心理，都是为了帮助英国中产阶级“菲利士人”欣赏法德文学、见识清新的欧陆思想而作。他向英国人介绍法国英年早逝的作家古林的诗歌，是因为古林的作品同时具有“自然的魔力”和“道德的深度”。他向英国人介绍德国诗人海涅，是因为海



涅怀着真挚的启蒙信念，毕生与狭隘粗俗野蛮的菲利士人做殊死搏斗。他向英国人介绍法兰西科学院，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机构致力于提高法国人语言和文学水平，英国人不妨借鉴来抵制 19 世纪盛行于世的“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和粗鄙的市侩气”，并用法兰西科学院的标准来对久负盛名的英国诗人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进行评说。他在《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功用》一文中为文学批评正名，指出批评也是创造。文学批评为伟大的艺术的产生创造出一个合适的环境。伟大的艺术离不开伟大的思想，艺术天才“并不在发现新的观念中展现自己的才能”，而是对已经现实存在的观念进行创造。批评的力量就在于创造一个艺术得以繁荣的大环境。而且，批评无偏无执，让人的头脑在“一切领域自由游戏”，批评能让世界如其所是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从志得意满走向自我完善。

阿诺德在牛津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任期于 1867 年夏季结束。他的最后一次任内演说作于 1867 年 6 月，题目是《文化和它的敌人》(*Culture and Its Enemies*)，这篇演说当年 7 月在《谷山》(*Cornhill*) 杂志全文刊登。这篇文章高扬“文化”的旗帜，宣称文化就是“人类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文化使人“趋向完善”，文化就是“甜美”与“光明”，文化使“天道与上帝的意志风行天下”。

阿诺德的这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口号式的宣言遭到了一部分读者的质疑甚至嘲笑。他的文化宣言被讥讽为不切实际的“婆婆月影，一席清谈”，而他本人则被贴上了恃才傲物、精英主义分子的标签。针对这些质疑与诘难，阿诺德于 1868 年陆续发表了《无政府与权威》(*Anarchy and Authority*) 等五篇文章，再加上 1867 年的演说《文化和它的敌人》，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就是日后为作者带来盛名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8)。在这本书中，作者坚信，文化将使人“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文化不是空泛的，而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赋予人“一套头脑框架，从这套框架出发，富于成果的改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进”。人的自我完善固然是缓慢的，但展望未来，阿诺德认为人的两大自然动

